

一锤子买卖不叫爱

□ 撰稿 | 木卫二

我对《受益人》的失望，可能是对导演申奥抱有期望所引发的。

刚去北漂那几年，申奥和王子昭的短片在网上小有名气。后来，王子昭酗酒，申奥不知道拍广告还是——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到底在干什么。

提这桩事，是申奥短片《潮逐浪》，它与《受益人》不无关联。《潮逐浪》的故事，就像最近英国冷冻卡车 39 人案的喧哗骚动。它的面目是昔日旧爱，试图死灰复燃。命运又一次不甘服输，潮水继续拍打浪头。原来观众产生的错觉，竟包裹着一个更大的骗局。

《受益人》也是一个骗中骗、局中局的故事。准确说，它本该是这么个反转故事。大鹏在张子贤的指使下，一起给柳岩设了一个局。这个局近乎荒唐，罪不可赦，是制造意外，杀人骗保。

结果，本该是三个骗子互相拆台的一出好戏，变成了两个傻子在一个骗子的疯狂摆布下，不得不演上一出“老婆老婆我爱你”的苦情戏。冲突高潮到来之际，电影突然变成了黑色喜剧，令怒刷存在感的警察，都变得像暗夜流星。

从头到尾，《受益人》把柳岩设置成一位玩直播的网红，她年近不惑，却像中学生一般轻信陌生人，此后一路狂奔，爱妻上位，圣母心爆棚。

我对柳岩的角色和表演，并无偏见。她这一次的夹生搞怪湖南话，不管不顾的煲仔饭粤语，甚至有点可爱。可是，漏勺剧本把她设置成一个没有现实逻辑和判断能力的女性——况且《受益人》并不是一个架空的类型片，她的存在，就让人看得于心不忍。

《受益人》的骗保故事，本身就难以置信。骗保杀局与治疗哮喘的紧迫性，也缺乏因果关



联。在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上，编剧是在代替人物思考。但凡你顺着电影人物的情境思考，无论是柳岩的上钩，还是自以为瞒天过海的蠢局，都根本不可能发生。

《受益人》急需一笔钱的紧迫性，还不如大鹏在另外一部重庆电影《铤而走险》里欠下的十万赌债。主人公完全是自囚笼中的呆鸟，非要把自己锁在乌烟瘴气的网吧。尤其后来小朋友活蹦乱跳，又回来参与真人秀节目叙事，你更会觉得，煞费苦心设下的蠢局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
固然大鹏身上也有过挣扎，但更多时候，他就一个完全认怂，形同空气的角色。甚至在山路杀人的 Plan B 中，他可以冷血配合，在行车记录仪前一通表演。如此一来，不仅是傻甜甜的柳岩，就连观众都无法忍受他的三观崩坏。

周星驰的小人物电影里，也会出现主人公执迷不悟，一再作贱，乃至伤害他人感情的桥段。可是，主人公始终会借一次洗心革面的机会，去获得宽恕与谅解。《受益人》也有安排这样的桥段，可惜来得太晚，太迟了。

《受益人》试图用黑色喜剧的游戏招式，去化解前面承担的人命钱财和良心重责。谬误在于，电影在很长一段内，并不是喜剧模式，或者把人物扁平化处理。恰好相反，身为直播女郎的柳岩，她不仅要面对网信办的惩处，还要背负家中老父的照顾职责。这是一个引发观众同情心的，力争人生上游的现代女性角色——她几乎在上钩的一刹那，就扔掉了刻板的面具。如此一来，继续玩弄她的感情，无论是会计的咸猪手，还是大鹏的倒霉咒，都令人愤怒和尴尬。

骗局是否能生出爱，那有待商榷。但，爱，绝不是一锤子买卖。《受益人》的柳岩，就是奇货可居、明码标价被卖掉的货物。可悲。❏

